

基于“引导阴阳,开通障塞”从三焦体用 辨治系统性红斑狼疮

徐晓涵 刘宏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北京 100053)

【摘要】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可累及全身的自身免疫病,其发生责之脏腑阴阳失调,病位在经络血脉,以三焦为主。三焦作为通行全身气、血、水、火之道路,其功能失调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基于“三焦体阳用阴”的体用观,从“伤体”“伤用”两方面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机制,治疗以疏利三焦、引导阴阳、开通障塞为法,同时尤重燮理中焦,防止疾病复发,减轻药毒损伤。

【关键词】 系统性红斑狼疮;三焦体阳用阴;体用理论;伤体伤用;疏利三焦

DOI: 10.16025/j.1674-1307.2023.12.019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免疫调节紊乱导致的伴有多种免疫学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在不同疾病阶段可表现为发热、皮肤红斑、皮疹、关节炎、脱发等症状,其病程迁延,可累及全身多系统、多脏器,出现心脏、肺、肾、脑等脏器受累的相关症状^[1]。SLE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代医学多认为与遗传、内分泌、感染、环境等因素相关。因中医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作用于疾病发展各环节的治疗特点,在SLE治疗中具有缓解病情、辅助激素撤减、预防复发的治疗优势。中医文献中无SLE病名记载,因伴有较多的脏腑症候,难以明确地划属于某一具体病证,以红斑皮疹为特征的可归属于“阴阳毒”“蝴蝶丹”等范畴,兼见发热的又可称为“瘟毒发斑”;以肾脏受累为主而见浮肿者,可归属于“水肿”;呼吸系统受累以咳嗽或胸腔积液为主者,可称为“喘证”“悬饮”;出现消化系统表现的可称“肠痹”等^[2]。目前多认为本病的发生与脏腑阴阳失调有关,病位在经络血脉,以三焦为主,与心脾肾密切相关,临床多属本虚标实之证,以肾阴亏虚为主,郁热、火旺、风湿、瘀滞、积引、水湿为标^[3]。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提出:“三焦……其用主引导阴阳,开通障塞。”故笔者认为从三焦体用入手,辨明本

虚和标实的主次,调整脏腑阴阳实为SLE中医辨证论治之关键,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1 三焦痹定义

目前学界对于三焦实质的问题仍有争论,但借助现代医学手段^[4-5],可以基本达成共识的是,三焦是膜与腔共同构成的整体^[6],三焦膜系具有沟通全身的特点,参与人体微循环,为各脏腑组织提供营养物质,三焦和畅则血行流利,水液通达,气机畅通,故人体可达“阴平阳秘”之和缓状态而百病不生。

三焦痹为痹证一种,当因先天禀赋不足、脏腑亏虚、外邪侵袭,引起三焦气化不利、水道失常时,可发为“三焦痹”,因三焦统于手少阳之气,所过之处为人体半表半里之间^[7],从内在脏腑至外在皮肤,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故三焦痹病变复杂多变,初期外邪首犯上焦,卫气亏虚,邪气内犯,卫气闭郁肌表玄府,邪气留连于肤表、关节之间,表现为皮疹、关节疼痛、发热等,日久邪气侵犯中下二焦,三焦气化失常,气血津液失布,内外合邪由三焦内入于营血,流注经络,留连筋骨,深入脏腑,引起全身病变,以致出现咳嗽、心悸、水肿、身体消瘦、头眩欲吐等表现,三焦痹病具有渐进性或因外邪感触反复发作的特点,与SLE多脏器受损后复杂多变的临床症状极为相似。

作者简介: 徐晓涵,女,29岁,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风湿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通信作者: 刘宏潇, E-mail: liuhongxiao_123@163.com

引用格式: 徐晓涵,刘宏潇. 基于“引导阴阳,开通障塞”从三焦体用辨治系统性红斑狼疮[J]. 北京中医药, 2023, 42(12): 1353-1356.

2 三焦体用理论溯源

三焦体用的最早认识见于虞抟《医学正传》，如前所述，虞抟主张三焦有名有形，曾以“三焦体用”对有形与无形三焦进行统一，认为三焦腔子即有形三焦之“体”，而三焦所寄命门之火为无形三焦之用^[8]。此后吴鞠通《医医病书·五脏六腑体用治法论篇》对五脏六腑形体与功用中“体阴者用必阳、体阳者用必阴”的阴阳互根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奠定了脏腑“体药、用药”临床药理学思维的基础，其中对于三焦体用，吴鞠通言：“三焦为手少阳，体本阳也；其用主引导阴阳，开通障塞，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补阴者，补其用也。”三焦体阳用阴，体阳指三焦的形质及脏器结构，用阴是三焦生理功能的体现，体用相合是三焦发挥正常功能的基础。

3 三焦体用与 SLE

3.1 三焦之生理分体用

三焦为六腑之一，六腑传化物而不藏，为外属阳，且三焦其经为手少阳之经，与胆腑互为表里，内寓少阳相火，故三焦之“体”属阳；三焦主要功能是运化腐熟水谷、输布津液等有形物质，以发挥资助五脏、濡养皮毛肌腠的功能，故其“用”属阴。三焦生理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三焦之“用阴”的特点，但不能脱离三焦之“阳体”的存在。一方面，三焦兼有水火两性，既是游行相火之腑又是运行水液的通道^[9]，其三焦水道之“用”有赖于其“体”火性之气化，其火性之敷布必有赖于其水气之通调，水火相辅相成而并不两立，水火共寓一府而相依，是“三焦体阳用阴”的精确诠释。另一方面，三焦作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路，是全身肌肤、脏腑之腠理，为元真通会之处，是气血流动之所，若三焦之体受损，其通行气血之“用”必然不能得以正常发挥，三焦壅塞不通，元气壅滞，血液运行不畅，血瘀不行，久之痰浊、瘀血渐生，发为百病。

3.2 三焦之病理分体用

三焦形质虽尚无定论，但多数研究表明三焦与结缔组织具有相似的特点，并且其内寄相火、通调水道、通行元气等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的功能与现代免疫系统功能具有相似之处，在多种病理因素作用下，三焦“伤用”造成生理功能异常，表现为三焦气化失常，三焦不归其部，气血津液精微物质运化障碍，人体免疫内环境稳态被打破，

可导致 SLE 发病。三焦通畅，气血正常运行，可荣养肌肉关节，若是“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便为历节也”，临床表现为非对称性关节疼痛、肌肉酸痛；SLE 常以外感六淫之邪为诱因，三焦气机相火升降不利，外有六淫化火，引动内火，表现为壮热、虚热或寒热往来；火热毒邪损络伤肤，可表现为肌肤红斑、皮下紫癜；三焦运化水液失调，水湿停聚，气血运行不畅，瘀血内生，阻滞肌肤、头皮，新血不生，无以荣养肌肤、头发，可导致脱发。

三焦疾病的“伤体”则是指多种病理因素作用下，三焦结构损伤，痰、瘀、毒等病理产物聚集耗伤人体正气的一类疾病。现代研究认为 SLE 的发生是由于大量免疫复合物沉积及自身抗体的产生，累及全身结缔组织引起的血管炎性反应，可以导致全身多脏器、多系统的损害^[10]。若三焦“伤用”，气化功能失常，水道失司，津液输布障碍滞留于局部，久而化生湿邪，又适逢外感六淫、或调摄不当、或药毒所伤等，导致机体痰浊、瘀血、水湿等病理因素弥漫三焦，三焦“伤体”，二者相互影响，夹杂为患，则使病变更加复杂或急重。湿热瘀血日久酿毒，痰、瘀、毒互结，阻于经络，流注骨节，则关节疼痛；流注肾脏，损伤肾络，导致精微物质流失，肾脏衰败，表现为蛋白尿、浮肿等狼疮性肾炎的表现；流注肋肋心下，水湿毒邪停聚，其临床表现多与“悬饮”“支饮”类似，咳唾引痛，胸闷气急，久之表现为胸腔或心包积液，肺动脉高压等症。正如《类经·藏象类》所云：“上焦不治则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则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则水乱二便。三焦气治，则脉络通而水道利。”这与 SLE 发展到疾病中后期复杂多端的表现相吻合。

体用并损是 SLE 三焦病变发展的最终结果，而其病理过程多以“伤用”为先，继而“损体”，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综上所述，由于三焦体用损伤，三焦气化失常，气血津液输布障碍，机体阴阳失调，毒邪内生，导致上、中、下三焦多个脏腑、器官受损，发为 SLE，因此基于三焦体阳用阴的特点，引导阴阳、开通障塞、三焦并治方能治本。

4 基于三焦体用治疗 SLE

三焦是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为半表半里的少阳枢机，是连接脏与脏、脏与腑、脏与皮里膜外的通路，三焦郁滞导致湿热、气郁、湿滞、饮

停、痰阻、血瘀，阴阳不相顺接，是 SLE 脏腑功能失调引发多脏器受累的关键。因此治疗 SLE 三焦病变的基本治法为疏利三焦，引导阴阳，开通障塞，重点在“通、化、调”。“通”即通畅三焦，因势利导，交通气血运行；“化”即恢复三焦气化功能，使水谷精微输布各归其部；“调”即调整阴阳，以达到阴平阳秘的平和状态。

4.1 疏利三焦，引导阴阳，开通障塞

SLE 病在上焦者，湿浊毒邪弥漫头面部，充斥于心肺，临床常表现为发热、脱发、面部红斑，可伴面部浮肿，甚者胸闷咳喘，治宜宣散透邪，常用麻黄、杏仁、藿香、桑叶、桑白皮等，取提壶揭盖之意，助肺气宣散以恢复上焦气化，同时可配伍清热解毒之品，常用犀角地黄汤及清营汤以清热解毒、凉血散瘀。

病在中焦者，因脾胃运化不利、水液代谢障碍导致患者出现纳差、腹胀、大便不利，甚者伴有肢体肿胀，腹腔积液，此时治宜补脾燥湿，以陈皮、半夏、白术、苍术、茯苓等药恢复脾胃运化功能，同时配伍疏转气机、补气调气之品，常用以柴胡疏肝散、补中益气汤加减以促转运功能，气机通畅则中焦脾胃得健，纳运相得。津液输布障碍除了导致四肢、腔隙水液积聚外，也可导致 SLE 患者出现口干、眼干等局部津液不足的干燥综合征相关表现^[11]，可予玉女煎合玄麦甘桔汤加减滋阴润燥，清补并用，以恢复三焦通利，使津液得以生成输布。

病在下焦者，通常病情较重或 SLE 发展至晚期阶段，加之外源性激素的大量使用耗伤真元，下焦失司，肾脏开阖功能受损，导致大量精微物质丢失，表现为尿频或尿少、双下肢水肿，严重者可有大量蛋白尿、血尿、营养不良的表现，此时下焦虚损严重，若见虚损而大补元气恐使真火上越，加重病情，因此治宜利湿泄浊，以薏苡仁、茯苓、车前子等品利二便，使湿邪从二便解，同时以金樱子、五味子、覆盆子、芡实等品固精收涩。病情进一步加重时，瘀热毒邪出入上焦，传遍下焦，又可上攻上焦脑腑，真阴亏耗，水火不济，心火偏亢使神明失守于心，加之肾虚精亏不能上荣于脑，而见癫痫、意识丧失等 SLE 脑病的危急重症，此时在大剂量激素冲击的基础上予天麻钩藤饮、涤痰汤醒脑开窍急则治标，真阴亏损严重者需兼用附子、细辛、肉桂、淫羊藿等通阳化

气之品以引火归元，阴阳相济才能使君相之火各安其位。

4.2 开达三焦，清透伏邪

SLE 在发病前期无明显症状，常出现乏力、可缓解的关节疼痛等不典型表现，或查体时发现抗核抗体的低滴度阳性，正如痹证“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的发病特点，SLE 这类痹证初起时感受风寒湿热邪气，非直中于脏腑经络，痹阻气血，而是伏匿于三焦膜原之处，故未即刻发病，当其“重感”外邪时才会表现出一系列临床症状，与伏邪致病具有起病隐匿、发展迅速、病程反复、预后较差等特点极其相似^[12]。外邪侵体阻滞气机，伏于体内成为伏邪，三焦膜原作为气、血、水、火运行的通道，伏邪随三焦气化逐渐弥漫至全身各处，如心、肺、肾、脑等，在正气不足，或外感六淫、七情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等情况下起病。故在 SLE 发病前期或稳定期，应以治病求本、清除伏邪、防治复发为治疗原则，治疗上应注重开达三焦、清透伏邪，《未刻本叶氏医案》曰：“伏邪者，乘虚伏于里也，当从里越之”。故予达原饮化裁清透三焦膜原中伏邪，常用桔梗、杏仁、枳实等开上，藿香、佩兰、香薷等疏中，槟榔、黄柏清下。若伏邪日久，郁而化毒，内生之毒与痰瘀等病理产物互结，相挟为患，损伤脏腑，故在患者机体状况较好时，尤可清解内伏之毒邪，以蜈蚣、全蝎、土鳖虫等虫类药物搜逐伏邪，配伍风药直达病所，搜剔三焦伏毒以达到未病先防或防止疾病反复的作用。

4.3 燮理中焦，防复兼顾

中焦是脾产生营气，与胃一升一降调整机体气机升降的场所，也是上下二焦的枢纽。痹证证候的传变与后天中焦脾胃功能的强弱具有密切联系，中焦脾胃强健，正气充足，祛邪及时，病情演变趋势可得到提前阻断。无论是 SLE 疾病本身或引起的诸多变证，治疗皆赖于脾胃的强健。在 SLE 全病程治疗中，要重视调护中焦脾胃，在 SLE 急性期，皮肤红斑、发热等症状多责之热毒蕴积阳明^[13]，可予犀角地黄汤清解阳明热毒，同时应注意配伍清热养阴之品，顾护脾胃津液，可重用生地、玄参，配伍牡丹皮、石斛等药；在 SLE 疾病中后期，由于大量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药毒损伤，脾胃功能的进一步下降，使 SLE 缠绵难愈，此时注重调护脾胃，培补脏腑气血，可使 SLE 疾病

演化减慢,同时对于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如骨质疏松、感染、胃痛胃胀等消化道不适等也具有调节作用。补益中焦不可过腻过刚,过通过补,要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恢复气机升降平衡^[14]。临床常用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平胃散以培补中焦,复气血生化之源,可配伍山药、薏苡仁、佩兰等药以醒脾助运,避免补益药物过多滋腻碍胃。中焦气机通畅有助于缓解上下二焦郁滞,以达到“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的作用。

5 小结

SLE 是一种可累及全身的自身免疫病,《医学真理》曰:“三焦之气,分而为三,合而为一,乃人身最关要之腑,一气不舒,则三气不畅,此气机自然之理。”三焦作为贯通全身的关键脏腑,在 SLE 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三焦体阳用阴”的体用观出发,从“伤体”“伤用”两方面探讨 SLE 发病机制,治疗中以疏利三焦、引导阴阳、开通障碍为法,同时尤重燮理中焦,防止疾病复发,减轻药毒损伤。但须注意的是,阴阳始终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阴阳对立统一,体用同源,因此脏腑体用观在临床应用中应整体、辨证看待,抓主要矛盾,而非拘泥于一成不变的体用阴阳理论,合理配伍,灵活加减用药,方能收效。

参考文献

[1] SHUCARD JL, GAINES JJ, AMBRUS J, et al. C-reactive protein and cognitive deficit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Cogn Behav Neurol, 2007, 20(1):31-37.

- [2] 李荣良, 韩扣兰, 戴小丽, 等. 系统性红斑狼疮肺间质病变病因病机探析[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12(2): 103-105.
- [3] 姜泉. 实用中医风湿免疫病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2: 406.
- [4] 刘丹, 李威君. “三焦”形质论[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9): 3953-3954.
- [5] 王河宝, 曹征. 三焦形质论[J]. 光明中医, 2013, 28(7): 1304-1306.
- [6] 和靖, 李炜弘, 欧阳双, 等. 基于陈潮祖“膜腠三焦”学说再探三焦的形质与功能[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4): 1969-1971.
- [7] 赵霞. 小柴胡汤在三焦膜系皮肤疾病中的应用概况[J]. 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电子版), 2021, 5(12): 122-125.
- [8] 郭铭信. 三焦概念的研讨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J]. 中医杂志, 1980(8): 7-11.
- [9] 姜洪叶, 李昕潼, 邓秀敏, 等. 真武汤“通玄启肾, 气化三焦”治疗肾性水肿探析[J]. 中医学报, 2022, 37(3): 471-474.
- [10] KIRIAKIDOU M, CHING CL.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J]. Ann Intern Med, 2020, 172(11): ITC81-ITC96.
- [11] 葛均波, 徐永健. 内科学[M]. 8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815-821.
- [12] 程婷, 杨文明. 伏邪学说理论探析[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19(12): 86-89.
- [13] 陈雷鸣, 朱正阳, 包洁, 等. 从“斑为阳明热毒”论治系统性红斑狼疮[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0, 35(8): 3972-3974.
- [14] 高荣瑞, 赵雅飞. 朱丹溪“以阴阳为纲, 燮理中焦为本”辨治水肿学术思想探析[J]. 山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22(2): 85-87.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iding Yin and Yang, opening obstacles and blockages using Three Jiao

XU Xiao-han, LIU Hong-xiao

(收稿日期: 2023-05-08)